

說部叢書第十六種

巴黎五大奇案

上海羣學社出版

~~153758 153759~~

偵探
小說

巴黎五大奇案

目錄

- (一) 雙屍祭
- (二) 斷袖
- (三) 珠宮會
- (四) 情姬
- (五) 盜馬

法 國 大 戲 曲 家
馬 德 鄰



Maurice Maeterlinck,
The Belgian-Parisian Playwright
and Poet.

法 國 大 詩 人 小 說 家 詞 曲 家
孟 代



Catulle Mendès,
Poet, Novelist and Playwright.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偵探小說 **巴黎五大奇案**

美國 白髭拜 原著

仙友 譯

雙屍祭

潘賴者。巴黎之律師也。爲人鯁直而寡情。故交游亦少。其妻爲某名門少女。風姿豔麗。和靄可親。每於青春花盛開時。盛爲修飾。拾翠尋芳。或馳馬郊原。或掉舟溪畔。常謂人生世間。歲月如馳。苦多樂少。與其局促憂慮以終身。不若放懷逸志。各就所樂者而極其樂。肉體爲虛。魂靈爲實。人生而能使魂靈常樂而不拘。亦極此生之幸福矣。故往往於性之所喜者。恣意縱游。脫然瀟灑。潘賴之娶之也。慕其饒有資財。且是世家閨秀。而女亦愛潘賴之儀表超然。故二人遂定爲伉儷。琴仙者。女之名也。乃合巹後數月。潘賴頗不滿意琴仙之性。蓋一則飄然灑脫。一則嚴重自居也。年餘後。琴仙生一子。而此時潘賴疾之愈深。思出之。而無所藉辭。遂終日鬱鬱不樂。而琴仙怡然自若。毫不芥蒂於心。一日謂潘賴



曰。君何苦終日愁眉雙鎖。求地獄於天堂也。潘賴曰。非吾欲求地獄。吾正以身在地獄。欲求天堂耳。未幾。潘賴分其室爲前後。相隔而居。不同琴瑟之歡者數載。一日晨起。命侍從僱車。謂須至巴拉寨一行。與友人相約者。晚即歸。早膳後。遂登車向巴拉寨進發。

當潘賴與琴仙之不睦也。琴仙之女婢名小金者。年方二八。風月多情。潘賴常暗與之調戲。久之。遂通情焉。而琴仙於此時。遂亦有外遇。其人則爲雅爾門。雅爾門者。祖籍本德人。後隨其父至巴黎。遂游學焉。雅爾門有弟三。皆生長於巴黎者也。既長。經營商業。頗饒有資財。其時雅爾門已於巴黎大學校卒業。充機器師。亦饒有積蓄。既雅爾門之二弟。經商虧折。負債甚鉅。雅爾門憐之。遂出貲貸之。一時人咸贊其義。琴仙頗慕之。雅爾門素與潘賴相知。琴仙之父亦與雅爾門相識。故雅爾門常來往潘賴之家。琴仙既不悅於其夫。多情人難免不移情於外。因與雅爾門有私焉。既潘賴知之。怒甚。因與雅爾門絕交。并不許其來

訪。且藉此思出其妻。琴仙之父母及其友。咸勸潘賴勿爲太甚。琴仙聞之。謂其母曰。彼欲求天堂於地獄。吾亦此志也。任其出之。何禁之爲。其母曰。兒不以爲羞。吾則不能忍此。况汝之兒。今已十一歲矣。汝何苦受此辱也。後潘賴遂亦置之。而夫妻之情。因而愈減。潘賴怒然不樂。故巴拉寨之行也。家中僅留一女僕焉。

潘賴巴拉寨之行。至晚六句鐘未歸。既更深時。仍未歸。琴仙竊心焉疑之。旬日後。依然杳無音信。遂函至各處尋訪。并廣登告白。而終無影響。潘賴之父本居巴拉寨。琴仙因電告其翁。而亦無回信。因自至巴拉寨。乃室在人亡。雙扉扃鎖矣。琴仙殊奇之。暗思潘賴素奉天主教。已則奉耶穌。故平日常勸吾改奉宗教。或者其又不樂與耶穌教中人結婚。父子相攜而移徙他地乎。抑或者因相處不睦。棄我而逃乎。或者謂其已死。理或宜然。然其父何亦與之俱去。且當其未至巴拉寨時。常謂厭生俗世。將棄業修道。貢職於禮拜堂以終餘年。今果實踐

其言乎。果爾。已死之說。似不足信。雖然。懸揣之念。終不足憑。今果何往而杳無信息。殊令人反側不安。然勢已如此。姑歸家再議。琴仙遂過返巴黎。

次日。琴仙之父索斯陶。接一信。乃由巴拉寨所發者。署名者爲曼庚。信中謂僕在比利時經商。歷有年所。素與潘賴相知。前閱報見有告白。謂潘賴正月七日。至巴拉寨有事。言明當晚即歸。乃至今未返。杳無信息。若有知者。祈通函云云。僕殊惶然。因兩次函致巴拉寨警察署。托其詢訪。數日以來。茫無覆音。僕因自至巴拉寨。賃室於皇家路一百五十九號。以便詳細探訪。乃至巴拉寨次日。潘賴來見吾矣。其時吾正執手鎗。因左手執鎗。右手與握手爲禮。既。潘賴索鎗觀。吾即與之。乃手指誤觸機關。轟然鎗彈飛出。潘賴驚仆於地。僕因急取安母尼水。救之。乃既至。見其七竅流血。魂歸冥府矣。僕之罪。百死莫贖。行將自投警察署待証矣。特先函達以聞。索斯陶閱信後。隨至巴拉寨。偕警察官至皇家路一百五十九號勘視。其室甚小。且甚舊。垣頽壁斷。室內陳設亦甚少。室之後房。帷幔

遮掩如屏。帷之後有軟榻一張。潘賴之屍在焉。鎗彈仍嵌在喉管處。惟衣服上血點甚少。地毯上則血汪洋而凝矣。且有足跡甚亂。警察官曰。照此情形。顯似先斃於地。後始置之於榻。惟置榻時。必在既死數點鐘後。其時血已凝結矣。不然。自地毯有血處。至軟榻中間。何無血點也。且足跡甚亂。似兩相鬪者。與曼庚信中所言情形。殊有出入。既視榻之右側。有書案一張。上有地圖信紙等件。心殊奇之。然所謂曼庚者。果係何人。乃潘賴之友耶。抑與之不相識而僞稱是名耶。且曼庚果其人之眞名。抑僞名耶。此俱不得而知。能獲曼庚而詢之。則此案之原委。不難水落石出矣。惟曼庚果是何人。殊難查訪。衆意遂皆謂潘賴乃偶死。非被害也。

琴仙於此時殊不謂然。必獲曼庚而後已。既思曼庚果若是潘賴素相識者。雅爾門或亦知其人。因訪雅爾門。既見之。謂之曰。告我曼庚是何人。汝必知之。速言毋諱。雅爾門大驚。曰。卿豈狂乎。我何以知曼庚其人也。琴仙曰。吾夫之死。事

出曖昧。曼庚或是君之相識者。特來探問。並無他意。君既不知。斯亦已矣。琴仙出。見中途來往車馬。紛紜雜遝。或是商賈家。或是游客。暗思如此。肩摩轂擊之地。欲訪其人。是猶大海撈針。將從何處着手。忽聽背後有人呼琴仙名。急掉頭顧視之。恍似潘賴。心中頗喜。既趨前相見。乃其友孫方也。謂之曰。卿何徘徊中路。若有所思者。琴仙告其故。孫方大驚曰。奇哉奇哉。吾方乘迷爾先船由意大利來此。尙未知此事。現在警察署當已派人偵訪矣。琴仙曰。警察署雖派人偵訪。惟茫無消息。恐將來因其難而置之。故我心怒焉。如搗無良策也。孫方曰。當潘賴至巴拉寨時。一人去。抑有隨之者乎。琴仙曰。吾子與小婢皆隨之。然則問彼等當稍有眉目。琴仙嘆曰。此事之奇。真令人莫測。吾試告君。當潘賴至巴拉寨不歸之後。吾即電詢其父數次。乃杳無音信。吾因自至巴拉寨。乃室在人亡。後接曼庚信。吾父即至巴拉寨。乃中途遇其父及吾子等。詢其潘賴生死消息。彼等茫然不知。原來潘賴至巴拉寨時。將吾子等寄於居其父處。即外出。謂訪

友人而當日未歸。其父乃率吾子等四處探訪。此吾至巴拉寨見其室而不見其人也。然則現在只需查訪曼庚爲何人足矣。琴仙曰。誠然。惟此人又從何處偵之。現擬至巴拉寨將詢問皇家路一百五十九號房主。或者可稍得影響。孫方曰。甚是。且待卿由巴拉寨回再酌。二人遂別。

琴仙至巴拉寨訪屋主名阿美者。既見之。琴仙曰。前有人偶死于屋內乎。曰。是。琴仙曰。租屋者爲誰。汝記憶其名與其貌乎。此屋每月租金若干。租之時幾何。一一告我母隱。阿美曰。租此屋之人名曼庚。據云其父爲英人。其母爲西班牙人。生於奧大利。前來租屋時。形甚匆忙。第一日察看房屋一週。云第二日遷移至此。乃第二日并未來。至第四日始來。隨交租金六個月。共二百佛郎。另交二百佛郎代購陳設等件。此即前月事也。乃未數日。忽有人偶鎗斃於屋內。而琴屋之人。又不知何往。其人容貌長而瘦。約二十餘歲。此乃吾可告之大畧也。租仙曰。當曼庚住此屋時。所常來往之友人。約居何等級。汝能懸揣之乎。曰。住渠

此不久。故常來往之人亦不多。縱有一二。亦頗難驟擬爲何等人。然大率皆經商家居多。然則來往信札。汝知大半從何處來。并發至何處乎。曰不知。但前日有一信由巴黎來。即曼庚逃走之日。信至時。曼庚已不在此。吾將此信仍打回巴黎。然則此信由巴黎何處發。函外曾寫明乎。曰函外并未寫地名。惟函之右角有一連環圈三個。不知此乃記號。抑否耶。琴仙曰。吾且回巴黎再議。琴仙返巴黎。即探訪發此信之人。風聲一出。人遂羣疑雅爾門。街談巷議。百口同聲。莫不曰雅爾門。琴仙聞人言嘖嘖。心頗疑之。遂往見孫方。蓋孫方乃意大利之偵探家。素與琴仙之父相契。故琴仙識之。此次乃有事至巴黎。而前適與琴仙相遇於路者也。時琴仙將至巴拉塞所探聽一切情形告之。并云人言繁嘖。皆謂雅爾門。君能爲我設良策乎。孫方曰。雅爾門吾亦識之。惟彼與君夫果有嫌隙乎。琴仙曰。若果有心欲害人。彼必將有所圖。嫌隙猶其小焉者也。孫方曰。然則且使警察署密派人尾之。觀其動靜。或者可稍得證據。否則捕風捉影。終無實

據也。琴仙曰：大事已過。現在觀其動靜。恐無裨益也。孫方曰：吾自有法。旬日後。當有消息矣。琴仙出。孫方暗思曰：潘賴之死。惟日尙未久。若果是雅爾門所害。渠之黨羽必與之通信。函外之連環圈。殆其暗號。何不至郵局告以大略。令凡與雅爾門來往信件。若有可疑者。或函外有圈者。納之勿與。是或一策也。因至郵局告之。并謂如有此等信件。即送至西臺路第九號。蓋孫方所住之處也。郵局允之。孫方遂至警察署。使人暗探雅爾門動靜。勿使他逸。并告以大畧。警察署亦允之。孫方遂返。

郵局自孫方通知後。凡與雅爾門及雅爾門所發之信。格外留心察看。數日後。與雅爾門來往之信。不下數十封。而絕無可疑之迹。孫方殊悶然。閱日。有一信自倫敦來。細看函之右角。果有連圈三個。郵局因送與孫方而去。孫方因將函外細閱再三。嗣拆閱。乃信中之言。均是暗號。孫方殊有難色。因復細閱之。其文如下。

倫敦 雅爾門鑒……十六……十四……五六……十三……S八……七
九……十二……六二……九八……七六……

雅均

孫方細閱後。仍茫無影響。徒滋煩擾而已。既思信中全是數目字。此必有所指而言。然所指者爲何。月耶。時耶。抑人耶。殊不可得而知也。因起立。復步行中庭。此時心中愈形擾亂。既復坐。取紙照樣書之。終不得其解。既急既恨。遂擲筆曰。吾不能解此問題也。次日晨起。恍若昨夜夢中思有所得。因再取紙筆試寫。乃執筆而又不知將何所寫。心中不免更急。既思信中有S一字。殆指某字而言。何不取字典閱之。因於字典內視S類之字。然〔八〕字何所指。謂第八行耶。因視第八行第一字。乃了無意味。既思或謂第八字耶。因視第八字。其意謂我也。心中不免稍喜。凝思半晌。不覺大笑曰。我何愚也。此數目字皆指字典上第幾字也。因視第一章第十六字。仍無意味。心中不免又煩擾。此時注目視廿六字母。忽悟曰。吾知之矣。〔十六〕者。乃指字母p而言也。〔十四〕者。乃指字母n而

言也。然 p 與 n 果是何意。且視向下一字。乃〔五六〕心中又殊生異。既凝思曰。此殆又指字而言。然絕非第五十六字。或者第五字母第六字乎。因急取字典翻之。其意爲〔已〕也。心中殊覺稍靜。大叫曰。此必是矣。因視下一字。乃〔十二〕。遂翻第十字母第三字。其意謂〔死〕也。因順次而翻〔七九〕謂〔定〕也。〔十二〕謂〔下〕也。〔六一〕謂〔月〕也。〔七六〕謂〔來〕也。〔九八〕謂〔巴黎〕也。翻畢曰。吾得之。疑案可從此破矣。因將句法依次寫好細閱。其文如左。

p n 已死。弟定下月來巴黎。

雅均

孫方凝思數分鐘。少頃。拍案叫曰。吾眞憤矣。p n 乃潘賴二字之第一字母也。然則所謂曼庚者。殆其人矣。果然。雅爾門與聞其事。人言固不虛也。因將信納於懷中。趨見琴仙。告以信中情形。并示以所翻之文。琴仙不覺血爲之寒。大驚曰。渠竟敢爾耶。因問孫方發信者爲何人。孫方曰。名雅均。琴仙出神凝思半晌。曰。吾知之矣。雅均乃其弟也。此人素不齒於鄉閭。爲父所逐而出。屢次在倫敦

柏靈等處圖爲不軌。雅爾門居然聯絡之。使作如此殘忍事。吾必生捉此兩人。殺之以祭吾夫也。孫方曰。汝所言正與信中相合。吾正疑其何稱弟也。然目下此事甚易。汝明晨至警察署報告。且將雅爾門暗中拘禁。切勿任其逃逸。俟下月。其弟來時。一并捉之。豈不大妙。惟目下此事急宜秘之。勿宣。琴仙唯之。

三月初九。雅均由倫敦至巴黎。琴仙探定消息。次日。晚即偕警察員密拿。既至雅爾門弟兄正用晚膳。警察員入。即拘之。雅爾門大呼曰。吾何辜。吾何辜。琴仙挺然直入曰。汝今日之命。懸於吾手矣。吾夫之死。汝居然與聞其事。汝尙敢強辯乎。雅爾門曰。吾實不知。琴仙曰。汝尙敢強項。吾果無憑。斷不來捉汝也。以信示之。雅爾門無辭。次日。琴仙要求警察署以雅爾門弟兄之屍祭其夫以雪恨。警察長允之。琴仙於次日取二人屍以祭之。巴黎人心大快。

（第一案完）

譯本短篇
小說二 **斷袖**

(巴黎五大奇案之一)

白髭拜著

仙友譯

巴黎者。全球之最盛商場也。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晨。有女子名亨利者。遭暗殺而斃於室。由左耳穿項至右耳。有傷痕遺焉。偵犯所遣人驗視。精於其術者。率謂由隘吭而死。然殊滋人疑。往日倫敦之震驚擾攘也。相傳都市中有鬼焉。其形。而或顯或隱。一切劫殺之案。一口同聲。謂彼所爲無需偵求。下等社會中人。因最遭塗炭。蓋下戶之流。多無擔石之儲者也。法則不然。雖至下戶。人民類多積蓄。亨利乃此流人物。卽遭祛篋之徒。彼意不過金銀而已。取而與之。亦意中事也。何至以刃相向。置之於死哉。此亨利之死之奇。而偵探家心魂之亂。欲察其故而不得也。巴黎人心大震。乃十有一月後。復有遭其難者。其被斃情形。與亨利無異。偵探家更茫無所措矣。蓋嗎感利。羣謂其遭暗殺云。

八閱月後。亨利及嗎感利之死。偵之既毫無影響。人亦忽而忘之。隱約能記之

者數名偵探而已。乃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冬月四日。有柔魯愛其人者。復遭橫劫而死。與前無異。巴黎人心復震。洶洶不可制。并遷怒偵探無能。遂使養癰遺患。於今更烈。拿坡侖第三。知衆怒不可犯。召警察隊長而詰之。克老得者。偵探之領袖也。應詔而往。既至。自服無才。曰。三案必出一人之手。故均無所遺留。致惹人惑。設能稍得其影響。尙有着手之處。又使其人爲綠林豪俠者流。亦尙不終任其漏網。以今勢觀之。其人必然此類人物。巴黎數百萬人民。朝來夕往者。不知凡幾。又烏從尋得其人。而訊之。弋獲之法。惟遇之以偶耳。拿坡崙第三曰。汝言遇之以偶。試問以何爲期。偶之謂者。無定時也。疑案長懸。待訊既失。汝偵探之職。更難免兇手不再蹈前轍。致使無辜者受累。汝豈不大曠爾職乎。曰。誠然。惟事不可以概論。今日人心洶洶。徒謂吾等之不能盡職。奚知大海撈針。有非可以驟得者。偵探之術。於今亦可謂光怪陸離。窮極變幻。當其事者。誰不思立奏膚功。以壓人望。而無如勢有未能。時有未至。非身當其境。未足以語此。然

則汝不能獲乎。曰不能。若必欲獲之。惟遇之以偶耳。謂予不信。請懸吾言。以待後驗。凡案未可以一概論也。拿坡崙第三曰。汝姑退。與儕輩商。或有善策。此案兇手。吾必得之。而後已。不然。且治汝以罪。克魯得含笑而出。曰。人情亢燥。一至於此乎。何不達事情。乃爾。

月餘而後。某鄉婦由城歸。路遇一人。面鰲而長。衣襟檻褸。似乞丐之流。細視之。若相識者。曰。汝非某處之巡夜者乎。曰然。曰。何貧乏至此。曰。途遇劫耳。曰。何不歸糾黨捉之。曰。行將圖之。惟今日風雪淒涼。寒氣逼人。能給我一飯食乎。當感恩不盡也。婦允之。曰。吾廬卽在前村。可偕行。行未數武。婦竊暗曰。道此人若果遇劫。歸途雖遠。當忿氣奔趨。急報警察院。弋獲其人。而乃徘徊道上。若將有所圖者。其形色且從容。絕無匆忙之態。莫非心懷叵測。將不利於我乎。因詰問之。曰。汝果有意復仇乎。抑不爾耶。曰。忽遭大辱。安不思獲其人也。然則何不急報警察署追之。時久。則將遠颺矣。曰。明晨去報。尙未爲晚也。然則何不急歸。其人

忿然作色曰。汝豈吝一飯耶。施貧濟苦。天主所佑。汝乃若有難色者。汝之不仁亦甚矣。吾將代天行罰。不利於汝矣。婦怒曰。吾非吝此一飯。始聆爾言。憐爾棲風宿露。特許爾偕行。繼觀爾貌。若殺氣逼人。心存不軌者。特試爾以言。乃果不出吾所料。知爾非善人也。曰。非善人將奈何。時北風蕭瑟。大雪飄零。行路者寥寥。婦頗深悔前之漫然許諾。然勢既如此。將許其同歸乎。恐不利於己。將不許其同歸乎。中途無人。設有不測。其不利等耳。乃毅然答曰。吾明晨將赴警察院控汝矣。勿多言。其人曰。明日之事。汝爲政。今日之事。我爲政。實告汝。吾將取汝所藏之金銀也。亟偕吾歸。取而與我。否則汝命不保矣。婦似有吝色。其人曰。吾乃呼里路之巡夜也。汝尙敢逆命耶。婦聞其言。驚惶失色。遂歸。其人亦隨之。既入門。其人卽手搯婦項。氣絕。遂傾囊倒篋而。鄰無有知者。婦乃中戶衰落之家。守寡獨居。以針作自食。家中小有積蓄。其名爲羅拜云。

巴黎繁盛。甲於全球。四方來游者。滔滔不絕。綠林豪客。及拐騙之流。遂亦

溷跡其中。行路者至薄暮時。卽宜持兵器自衛。否則將罹不測。至今猶然。故暗殺之案。巴黎爲最多。此巡夜局之所以設也。巡夜局者。巡邏道路。啟閉柵欄。察不軌。以保民之生命財產也。且有特權入人家查緝。因此任其事者。往往假公濟私。遺害小民匪淺。蓋貴族富戶之家。彼等不敢肆行其志也。至拿坡崙第三時。尤橫行無忌。受害者。率下戶之家。而所以不敢聲張者。則因彼等爲上中戶所喜。若旣鋤之而不能去之。其將來受害尤烈。故皆忍氣吞聲。而莫敢與較。其黨羽布滿全國。若案爲此黨人所爲。偵探家且難獲其人。此克魯得所以謂惟遇之以偶耳。

羅拜旣死之後。偵探家復驚惶若失。巴黎人心大動。工商之流。遲出早歸。行路者莫不惴惴。警察院亦多派巡警卒。周行道路。以保商旅。以衛閭閻。城市鄉村。中謠傳莫不謂巴黎現有暗殺黨中人。布滿各處。將大行其志。鶴唳風聲。大似烽警時光景。凡富戶及小民之家。苟稍有積蓄。足有價值之物。莫不爭藏之。銀

行。以防不虞。各報章亦喧騰紛騰。有謂偵探宜急獲其人。以安衆心。有謂此乃鬼魅爲祟。非偵探家所能弋獲。如往日倫敦故事。有謂此乃巴黎亂黨所爲。言論紛歧。莫不足動人耳目。駭人聽聞。人心因之尤震。克魯得黨中人倉皇失措。計無所出。忽有獻計於克魯得者。曰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今巴黎綠林豪客。結黨橫行。肆然無忌。近數案必彼黨所爲。君何不與之結交。一探其詳情乎。克魯得曰。暗殺之案已四次矣。而絕無形跡留遺。此人必精於盜術者。不獨此也。其所殺之人。率在下戶人家。縉紳大族。鮮有被劫者。此乃一大疑隙。吾逆料其人必熟悉本地情形者。近來頗聞工傭之流。極不滿意巡夜之政。謂其常假公濟私。陰行不軌。或者近數案爲彼黨中人所爲。吾將用計探之。惟此風聲。切不可露。吾前日謂遇之以偶。適所以寬其心。使不我疑也。其人曰。果然。君有妙計矣。非然者。吾心疑君之何膽怯也。雖然。君將如何着手。可得聞歟。曰。待機而發。因時制宜。未可以預定計也。惟吾想此人。若再犯案。必不仍在此處。三月以後。吾

必弋獲其人也。

一月以後。巴黎東北隅紅橋街。某女名馬利者。復遭暗殺。克魯得喜曰。果不出吾所料矣。蓋前在西北隅。而今已移往東北隅矣。當馬利遭殺之時。日已將啣山矣。有數傭工者聯袂而歸。道經馬利室。時隱聞吵叫之聲。未幾見一人。身著緇呢衣袴。頭戴黃色草帽。手執布包一捲而出。登車逕去。及次日。喧傳馬利遭殺。傭工始知前所見之人。乃暗殺黨中人也。因將所見之容貌。報告克魯得。克魯得曰。譎哉。此人。雖然。吾知計矣。次日。克魯特謁立法院大臣蒲盧氏。曰。吾有兩事。請君相助。不知能邀允否。蒲盧氏曰。力之所可至者。斷不推諉。克魯得曰。若此則善矣。蒲盧氏曰。其事惟何。姑使吾聞之。克魯得曰。一請君發一令。凡通國之人。衣袖須離腕五寸。違者有罰。一再發一令。凡偵探許其自由。人家查察一切。君若能許此兩事。吾事濟矣。蒲盧氏掀髯笑曰。奇哉。君之思也。許此兩事不難。惟須告我以汝策。克魯得曰。此甚易曉也。然不便告君。君但依行之一

月以後。君自曉然矣。蒲盧氏固詰之。克魯得曰。君必欲知之。告君大畧可乎。曰。可。克魯得曰。數日前。西塘街某傭婦家。無子媳。僅一十數歲姪孫。與之同居。忽遭一人闖然推門而入。婦大驚。其人急搏之。曰。出聲死。即隨之。因向之索金銀。婦力辭之。其時婦之姪孫適從外歸。其人因大踏步而出。遂免於禍。吾因訪其人之容。據某婦云。容貌與尋常傭工無異。惟手背鐫有四字。曰。『此生不幸。』此吾所以欲使人衣袖不及腕五寸。便於察認其人也。偵探須有特權入人家查察。不過欲便於稽訪耳。君能許我乎。蒲盧氏曰。有益人羣之事。吾何所不可。次日遂發令。以三月爲限。

令既出後。通國驚以爲奇。莫知其所由然。克魯得因裝一盜形。改名巴魯。日酣飲賭博於巴黎城中。與巡夜黨羽成羣結隊。各報館亦遂倡言高論。咸謂前數暗殺之案。皆巴魯所爲。警察院必宜獲之。原來克魯得預咨告各報館。使故意喧張。極言巴魯之罪惡。庶真行劫案者。不至以此令之行而不出。蓋恐其懼易。

認也。半月以後。克魯得與暗殺黨周旋。頗得其梗概。而絕未見如傭婦所言之人。心頗不樂。呼圖高者。暗殺黨之魁首也。乃法國通國巡邏局之總統。王公貴族。莫不與之交游。特不知其有黨羽耳。巴魯往謁之。呼圖高曰。巴魯。乃汝之名乎。曰。然。曰。現各警察署懸賞購汝。汝知之乎。曰。知之。然則汝將若何。曰。作事畏人。非好漢矣。自作自受。理之當然。何懼之有。作自作而捉自捉耳。呼圖魯曰。勇哉。勇哉。若此。方不愧爲男子。雖然。君無乃冤子。巴魯故作驚聲曰。何哉。君所謂也。呼圖魯曰。前數劫案。亦非汝作。而今乃懸賞購汝。豈非無其利。而受其害乎。巴魯凝思半晌。作驚聲曰。前數案。曾非吾黨中人所爲耶。呼圖魯曰。誰曰不是。此乃飛立步所爲。吾特爲君。不免受冤耳。巴魯含笑曰。君誤矣。既是同黨中人。生死患難。當共之。爲同黨受患。理所宜然。不爲冤也。若不爾。是利可同享。而患不可相急。尙何結黨之可貴云。呼圖魯聞其言。不覺贊之曰。君真義士。吾生平所鮮見也。因謂之曰。吾聞蓮湖街八號某傭婦家。頗饒積蓄。本擬使飛立步去。

劫之。乃前立法院發一令。令衣袖須不及腕五寸。違者有罰。所以遲疑至今。未令渠去。汝能一行之乎。巴魯曰。怪哉。彼發令與我行劫。何干。何飛立步不敢出也。呼魯曰。蓋有故焉。巴魯曰。何故。可得聞歟。呼圖魯曰。蓋彼之手背鐫有四字。若袖不及腕字。必露露。則恐易於爲人所認。故不便出耳。巴魯搖首曰。立法院之令。曾爲飛立步手背之字而發乎。曰。此不盡然。特恐爲人所認耳。巴魯曰。立法院之令。既非爲飛立步而發。則飛立步手背之字。夫誰知之。若云恐爲人所認。此尤不必慮。蓋吾聞此令。僅以三月爲限。三月而後。又如舊矣。君何懼焉。呼圖魯凝思十分鐘時。欣然失笑曰。果然。吾何一時愚昧若此也。然則仍使飛立步明日薄暮時去。諒無妨也。巴魯曰。此最妙。無須過慮。若君猶有夷猶。吾可與俱去。呼圖魯喜曰。吾正欲言此也。准明晚六句鐘去如何。巴魯唯唯應之。遂出。

次晨。巴魯裝一商人形。早膳後步行至蓮湖街。將第八號房室暗暗察看一周。

曰吾知計矣。因遂至警察署。仍更衣爲克魯得。召巡警卒謂曰。昨劫案之人。吾已訪得其人。今晚六句鐘。汝率警兵八人至蓮湖街第八號。吾頃察看一周。見室之西北隅有外圍一週。是以竹所爲。其中樹木頗多。由內可見外。而由外不可見內。汝等卽藏隱其處。屆時當有兩人至第八號行劫。一人手背鐫有四字。俟其入門後。汝等卽入捉之。一人是馭車者。假欲擒之而放任其逸。勿拘之也。遵此而行。吾明晨來署。惟切切不可走洩此風聲。否則大事去矣。巡警卒唯唯而退。

薄暮六句鐘時。克魯得扮盜形進謁呼圖魯。其時呼圖魯適與飛立步相語。巴魯因與飛立步握手爲禮。少頃曰。時至矣。急宜去矣。巴魯遂裝馭車者二人。逕向蓮湖街而去。既至。巴魯守於門外。飛立步則緩步而入矣。見某傭婦正在廚房烹酌。遂搏之曰。與我以金銀。否則汝命不保矣。正辯論間。巡警卒蜂擁而入。大呼汝今猶欲脫逃乎。吾等尾汝數月矣。遂將飛立步縛之。出門時。馭車者見

勢不佳。棄車而遁。飛立步大聲謂之曰。歸告主人。速去速去。馭車者掉頭應之。一巡卒佯追之。不數里而返。飛立步遂被拘於警察署。云巴魯歸。次晨見呼圖魯告以大略。呼圖魯正閱報。見有告白謂昨警察署獲罪犯一名。乃巴魯之黨。現巴魯在逃。能獲之者。賞以百磅。呼圖魯不覺大驚。聞巴魯言。知飛立步已被獲矣。因謂巴魯曰。吾固逆料其有不測也。今果然。雖然。彼罪或有應得。幸而汝未被拘也。今政府懸賞購汝甚急。汝最好暫避之。巴魯曰。天在上。地在下。將何所避。呼圖魯曰。勢已如此。勿再狂言。暫避其鋒。終爲上策。巴魯曰。然則吾明日變名姓至倫敦若何。呼圖魯曰。此最爲上策。次晨巴魯遂告別呼圖魯至倫敦。其實既出仍變爲克魯得云。

釋本短篇
小說二

珠宮會

（巴黎五大奇案之一）

英國白髭拜著

仙友譯

斜陽西下。農人皆荷鋤而歸。歌唱於途。怡然自得也。耶魯瓦者。巴黎湖光鎮之老農也。家有田數十畝。自耕自芸。近田築室而居者數十年矣。夏日炎熱。薄暮時。清風遠來。緩步田間。藉乘夕涼。乃行纔數步。見田頭之土墳。然較平地稍高。且泥鬆而濕。知必是有人故意爲之者。心竊訝之。急歸取鋤鏟。啟泥視之。乃未數尺深。有一女屍在焉。年約三十左右。而兩臂缺然。不覺爲之大驚。既推側其屍。復見童子屍五具。男四而女一。長者約十五六歲。幼者約三四歲。殆皆其子女也。女屍之面。傷痕頗多。視其年歲。約四十有八。其形容亦莫能辯矣。耶魯瓦心殊奇之。且驚且訝。暗思此必是爲人所害。惟若何瘞埋吾田間。殊出人意料。蓋昨日尙未見此。豈夜間攜至於此耶。因急據實報告警察署。警察署隨遣人勸視。據云。五童子皆被搥吭而死。其母則受刃傷也。當晚此風一播。遠近莫不詫爲駭聞。來觀者絡繹不絕於路。偵探領袖克魯特聞信後。頗奇之。因派人先

密訪此女屍是何人。向居何地。操何業。次日探得火車北站某客棧內。曾有一少婦。攜子女五。寓居於彼處。另有一少年公子。是先少婦而來者。其名爲秦金。與少婦對房而居。一日午後。少婦攜子女外游。僅留行李於臥室內。謂一二句鐘即返。其時秦金亦外出。乃當晚少婦等并未返。嗣於女屍衣內。搜得像片一紙。卽秦金也。始知女尸卽前寓客棧之少婦。而殆爲秦金所害。緣當日午後有人見其購鋤鏟等器具。以爲爬土摔草之用也。

克魯特得此信後。謂其徒曰。秦金果係何人。與彼少婦有何關係。何以秦金之像片存於女屍懷中。豈有意耶。抑彼兩人有密情耶。顧又何以歸之。此皆令人可疑者也。惟此姑不具論。且先探明彼少婦若何被殺。昨日耶魯瓦將土啟後。吾往視之。見土坑內毫無血點。是殆先致之於死。而後瘞之於土耶。果爾。由火車北站。至湖光鎮東鄉。尙有十數里之遙。厥屍六具。載以車耶。抑驅逐之至其處。而後殺之耶。是俱不可得而知。吾恐秦金有密室在湖光鎮左右。秦金之像

片。現在我手。汝等且持此至彼處探訪。若得其人。或亦可弋獲。則此案不難破矣。其徒等唯唯而出。次日。克魯特因有倫敦之行。遂將此事托其徒使偵焉。已則午後乘菲里爾船進發倫敦。

哥斯登者。阿拉伯之星算家也。精於天文測算。性喜游覽山川。故西游歐州。至英公卿大夫莫不歡迎之。日與宴飲。克魯特至倫敦時。哥斯登名正膾炙人口。或有勸克魯特往謁之者。克魯特許之。次日。遂往晤焉。既見。握手爲禮。少頃。見哥斯登容貌與女屍懷中像片之人相似。心竊疑之。而未敢詢焉。因以言試之。曰。此次縱游歐美。何不至巴黎一行。哥斯登曰。正吾意也。吾擬游英畢後。卽至巴黎。栢靈等處。克魯特曰。君至巴黎。僕當歡迎。以盡東道之誼。哥斯登曰。蒙君雅愛。心竊感焉。惟君何日由巴黎而來。克魯特答言。昨日。哥斯登曰。今晨吾見新聞紙。載有巴黎湖光鎮某農掘地。得屍六具。此殊駭人聽聞。目下曾弋獲犯案者乎。曰。尙未。哥斯登曰。此間暗殺黨之秘密社會。機械百出。其手段之殘忍。

爲東方所未有者。殊有害人羣幸福。克魯特曰。誠然。然摧陷而廓清之。亦非易事。克魯特此時見哥斯登頗縱談湖光鎮之案。且切齒於暗殺黨行事。知非可輕視者。亦遂無疑之之心。暢談半日而別。

克魯特自倫敦返巴黎。其徒藍爾斯謁之。克魯特曰。近數日探得有消息否。藍爾斯曰。有之。克魯特曰。且詳告我。藍爾斯曰。距湖光鎮約一里路。有小山焉。樹木繁多。乃荒僻無人之徑。山之麓。叢樹中有茅舍一椽。頽垣斷壁。其中空空無有。惟門外草仆於地。土實而堅。殆常有人履行其間者。然彼處荒蕪。從未有人寄足。茅舍何來。殊令人詫異。或者爲么魔小醜會聚之地乎。抑行兇之處乎。此皆不得而知。要其處斷非常人所居也。克魯特曰。室內曾無一物乎。藍爾斯曰。斷木野草而已。別無他物。克魯特曰。奇哉。奇哉。是必有故。吾且趨至其處視之。克魯特遂偕藍爾斯同往。既至。克魯特緩步徐行。沿途察看。見荒草中似有車馬之跡。克魯特頷首自語。若有所會意者。既入門。察閱一週。見門之上下拴均

鑰。知此室之建也。已久。既見斷木之中。若有斫痕。因指示藍爾斯曰。汝前所猜者。殆不差乎。不然。木上何有斫痕。吾意此必奸人行兇之處。行數武至室之左角。荒草深堆。幾二尺。克魯特以杖探之。乃覆草之下。有深坑焉。徑約六尺有餘。深幾八尺。土色赭。坑內竹頭木屑草繩。無所不有。克魯特凝思半晌。謂藍爾斯曰。此必是奸人行兇之處也。土色赭者。殆濡染於血也。然則此坑大約專爲收血之用。故前日女屍坑內。并無血點。吾正疑其面有刀瘢。而何血不沾泥也。今吾知其故矣。復以杖將坑內之草挑出。見斷指殘臂甚多。心殊爲之酸。察畢。復環步室外。見室之後面。有一土阜。高於平地約一尺有餘。藍爾斯曾攜帶鋤鏟。因啓土視之。約深一丈有餘。既詳視之。頗似地道。暗與別處相通。克魯特心殊疑之。謂藍爾斯曰。此室背山面樹。此暗道莫非與山相通乎。抑是有人心掘之。爲特別之用乎。又或者爲奸人所掘。以爲逃避之地乎。此殊奇特。藍爾斯曰。何不徑入地道。暗步其長短。以得詳情乎。克魯特亦頗以爲然。二人遂入室。於斷

木中擇其長者曳至室之後面。以便倚木於坑口。二人相緣而下。乃木剛置其處。忽聞地下咨嘆之聲。克魯特大驚。顧視藍爾斯曰。地下殆有人乎。藍爾斯曰。此豈真果爲奸人所掘之地道。而有守之者乎。勿懼也。吾且先入。克魯特曰。此中黑暗。宜携火以行。二人遂束草一具。爇以火。藍爾斯左手持火具。右手持鎗。克魯特後隨之。亦持鎗在手。二人遂緣木而下。右轉而行。見其中路尙不逼仄。心殊奇之。知必是爲人所故掘者。少頃。行未三丈遠。見有竹藍兩具。布捲一束。橫置道中。不能前進。藍爾斯以刀柄推之。忽布束內有一人頭聳然昂起。雙目錚錚。注視藍爾斯。藍爾斯等大驚。退行數步。觀其動靜。少頃。其人復低首而睡。呼吸之聲。似將氣絕者。火光之下。視其面目。恍如土色。瘦幾見骨。克魯特謂藍爾斯曰。此人殆將死者。不然。聲音何如此之微弱也。何不攜而出之。詢其詳情。或可不至終蔽於迷霧也。藍爾斯亦正以爲然。遂趨前推之。謂之曰。汝是何人。何因至此。其人神魂顛倒。若不聞其言者。仰首視之。藍爾斯知或是斷糧有日。

以致氣盡耳聾。遂以手向之外指。若示以外出者。其人仍茫然不知其所謂。手足戰慄不已。克魯特謂藍爾斯曰。彼耳不能聞。心不能會。而汝持鎗在手。彼或疑汝將殺之。汝且藏之。藍爾斯遂納鎗囊中。對以笑容曰。汝可隨吾外出。久居此中。命不保矣。其人戰慄稍止。若稍通其意者。張口欲言。而無如力有不足。復垂頭休息。克魯特曰。吾二人可扶之出。彼力既不足。斷不能行也。藍爾斯遂復推之。示以將扶之出之意。其人若首肯者。二人遂昇之至坑口。其人忽見天光。精神若稍振。不似在坑內痿靡軟弱者。然力終不足。故不能獨行。既至坑口。其人仍不能出。緣由坑底至上。約深有丈餘也。克魯特遂先緣木而出。令藍爾斯以繩束其人於木之平面。克魯特因以繩曳木。藍爾斯即將木上推。因此其人遂得外出。既出。克魯特解繩。令平臥於地。已則曳木至坑口。藍爾斯遂緣之而出。既克魯特令藍爾斯返取馬車載之歸。已則將泥仍覆於坑上。乃返。克魯特等既返後。其人休息一兩日。元氣稍復。克魯特曰。汝是何名。其人曰。名

連爾真居於何地。向操何業。何以至於彼處。且詳告我。其人曰。吾本是比利時人。向在巴黎經商。不免稍有積蓄。吾妻頗喜裝飾。因製有頸環等類。價頗不貲。前數日。吾因至栢靈有事。遂挈妻子寄寓於某客棧內。已則向栢靈而去。乃前日由栢靈返巴黎。剛至碼頭。忽遇一人。面團而文秀。謂吾曰。前尼爾西汽船所載之貨。剛至意大利海口時。誤觸礁石。全船沉沒。貨亦被毀。現正盼望君之來籌商善後。君何來之遲也。當時驟聽其言。吾信以爲實。心中不免紛亂。緣此次吾貨頗多。遭此損失。豈非大不幸事。故下船後。即隨其人至商務總會議事。道經湖光鎮。時天已漸暗。渠云吾家寓此山後。能從我稍憩息。然後再雇車入城乎。吾允之。未幾。行至叢樹中。四面無人。乃荒蕪境也。心竊疑之。乃剛欲回視。其人忽將吾縛之樹林內。又來一人。助其行虐。遂將吾曳至一草舍內。曰。汝今尙願生乎。遂持刀欲殺。既詳視助虐者。乃吾友也。因哀求之曰。我果何辜。而必置吾於死。以金相贖。何如。吾友笑而不答。固求之。持刀者曰。勿多言。今斷不容汝。

生速解衣就剖。吾當時心頗悔。借其來。五中忿怒。而莫敢奈何。吾因謂吾友曰。能示我以何罪。庶不至死不瞑目也。吾友搖首不答。少頃。忽謂吾曰。無論如何。汝今必死。今日之我。非昔日之我。地位不相同。亦各行其事。惟汝既真心求吾救汝。姑念昔日朋友之情。減爾罪一等。不斷汝手足。將汝生置暗窟中。并與汝兩籃食物。十日後汝當自死也。二人遂將吾置於室後暗窟內。將坑口以泥覆之。於今已三日矣。幸而君等特來相救。感恩不盡矣。克魯特曰。汝妻寄寓何棧內。彼知汝之死乎。曰。或者彼尙寓客棧內。未知吾之死也。克魯特曰。所寓之棧何名。能示我乎。曰。此棧在火車北站。名墨耳林。克魯特搖首蹙額。復問之曰。汝妻獨住於彼乎。抑有伴之者乎。曰。吾有子女。其數共五。與吾妻合而爲六。無另有同居者。克魯特頗爲之一驚。蓋逆料前日之女屍等。必其妻子也。然未敢驟告之。復詢之曰。汝言所素識之友。汝猶記憶其名乎。曰。其名爲盧斯翰。素在巴黎經商。常通來往。現在彼殆綠林中人乎。克魯特曰。彼爲法人。抑他國之人。其

家居於何所。汝知之乎。曰渠乃阿拉伯人。來歐經商多年。吾與之相識。約一載有餘。并未聞其有妻子。其家何在。吾不知也。克魯特忽凝思半晌。曰當日持刀欲殺汝之人。汝果知其爲何國人乎。曰其人形容文秀。而帶有殺氣。殆老於劫案者。細想像其容貌。斷非法人。克魯特曰。擬以一國。汝果能懸揣其爲何國人乎。連爾真曰。必欲懸擬以一國。其人殆東亞人物。非歐西人也。克魯特曰。吾知之矣。汝今且回寓視汝妻。惟無論若何。今晚必來。吾尙有要言相議也。其人遂去。蓋克魯特逆知其妻已被害。而未敢告之。故使其自往視也。

克魯特自連爾真去後。因獨坐暗思。自語曰。照連爾真所言。前日在英倫所見之哥斯登。殆其人也。盧斯翰與其同黨。惟既殺連爾真之妻子。復欲殺連爾真。果與之有讐耶。亦欲其滅口耶。不然。何欲滅殺其一家也。姑俟晚連爾真來。示以秦金之像片。若果似其人。定偵取哥斯登無疑意也。至晚九句鐘時。連爾真并未至。克魯特殊奇之。曰彼不當失信也。豈因妻子失而尋之乎。果爾。尤須至

此商量。何得逕往他處。而不使吾知也。姑再待少許時。既鐘敲十二下。仍未至。克魯特愈奇之。因使人至墨耳林探聽。既返。謂棧中人皆云。今晚并未有連爾眞其人來。克魯特意殊不自釋。蹙額自語曰。事之奇變。一至於此乎。姑俟明晨再酌。是時已鐘敲兩下矣。遂就寢。忽聞門外犬吠之聲甚急。克魯特遂持燈靜推樓窗視之。見大霧漫漫。咫尺莫辨。俯視則聞霧中隱若有談論之聲。少頃。復聞敲門之聲。克魯特急下樓。大呼曰。連爾眞來乎。何遲至於此乎。乃門啓。則一年近二八。飄然美而艷之女子也。克魯特大驚。詢之曰。三更半夜。娘子由何處而來。有何要事相委。女子曰。我乃連爾眞之長女也。前隨父至比利時有事。後吾父返巴黎。我因羈於俗事。未隨同來。乃當日晚見報中載有湖光鎮一案。我想吾母寄寓墨耳林客棧。莫非遭不測之變。特當晚來巴黎探訪。前至棧內詢問。果然吾母及弟兄皆遭害。吾父又不知何處。明查暗訪。已三日矣。而杳無消息。友人亦謂未見吾父之來。竊恐吾父或又遭不測之變。特來相訪。一則採聽

此處近兩日內有何劫案。或與吾父有關係。一則探聽吾母遭殺之兇手。曾否弋獲。現在父母兄弟均遭意外之事。弱女隻影孤身。如小舟顛盪於洪濤巨浪中。總望先生施一臂之助。庶有雪恨之一日。中心紛亂。情不自由。中夜冒昧而來。有擾清神。尚祈宥恕。克魯特聆其言。悽慘動人。血不覺爲之寒。因謂女子曰。姑入坐可乎。庶可詳談。女子允之。遂隨之入。既坐。克魯特曰。適所言之事。已畧知一二。惟汝父之事。殊爲奇特。因將連爾真遭害及遇救情節。一一告之。既復告以去而未返之事。其女大驚。暈仆於地。克魯特急扶起之。少頃。稍蘇。克魯特曰。勿急。吾總有以相助。女子曰。然則明晨再來訪先生。探聽消息。何如。目下吾母已死。其兇手能弋獲與否。尙在未定。惟能將吾父下落尋出。心中庶幾可以稍寬。克魯特曰。明晨來最妙。連爾真今晚未來。殊令人挂心。然或者明晨來。亦未可知。女子遂含淚而別。

克魯特就寢後。暗思此事。殊幻態百出。女屍一案。目下始稍有頭緒。而連爾真

又去而不返。遇劫耶。抑自盡耶。此俱不得而知。惟此事將若何着手。既思連爾真既未至客棧。或者中途又被劫去。然則彼等黨羽必佈滿各處。專探吾人消息。果爾。吾有計矣。次晨。克魯特起。連爾真之長女已至。克魯特曰。昨夜忽忽相遇。未問尊名。能告我乎。女子曰。吾名青美。克魯特與寒暄畢後。曰。昨夜靜思。竊恐汝父又遭意外之變。惟汝母懷中前有照片一紙。吾已略知其人。但未實耳。吾將暗偵之。若果行兇者。卽照片中人。此事不難矣。因將像片示之。曰。汝識其人否乎。青美持之詳視。若識其面者。而又不得記憶爲何人。凝神思之甚久。克魯特曰。盧斯翰其人。汝曾見之乎。青美曰。此人往日常與吾父來往。頗熟其貌也。克魯特曰。汝父若果又被奸人執去。吾恐盧斯翰必知之。而此人現必在巴黎。汝且爲吾暗訪之。緣汝曾觀其容。或易辨認之。吾則另行暗訪。秦金好在汝父。昨始出而未返。卽遭意外之事。時尙未久。終不難水落石出。青美亦頗以爲然。克魯特曰。汝今且去。如有消息。卽來告我。否則准兩日後。午後兩句鐘來。

此。吾自有法也。青美遂告別而去。

原來哥斯登乃一大盜魁也。佯善與人交。暗則陰行詭計。且多口才。故至英倫後。簧鼓其辭。人多爲之愚。英倫近數月盜劫之案。層見疊出。偵探家無不束手。而從未有疑爲哥斯登所爲者。於此可見其奸巧矣。盧斯翰未經商巴黎。而頗困頓無積蓄。嗣聞哥斯登在英。因與之暗通聲氣。促使至巴黎行劫。故哥斯登前由英暗至巴黎。改名秦金。連爾真之妻子適與之同寓。嗣秦金見其舉措頗似富賈之家。暗偵之。果不出所料。因與之通訊。常過談焉。既青美之母尋頸環不見。頗疑之。嗣暗觀其動靜。果然形跡詭秘。有可疑之處。因暗中取其照片。懷之於身。擬赴警察署報告。而盧斯翰熟知其富。思據有其囊篋。故與哥斯登謀殺之。連爾真下船時。所遇之人。卽哥斯登。盧斯翰唆之去也。此卽克魯特由巴黎起身至倫敦之日。事畢後。哥斯登復至倫敦。而克魯特亦適至倫。故疑爲秦金而未敢驟以爲實。斯時哥斯登由英至巴黎。法之卿相頗歡迎之。克魯特亦

周旋其間。然暗中察其動靜。頗愈疑之。故當日與青美別後。往謁之。既至。有一老嫗。答以昨出未歸。克魯特曰。何時可歸。汝知之乎。老嫗曰。大約午後可返。克魯特曰。吾可在此少待之乎。老嫗曰。先生可午後來。恐待之不遇。徒有誤先生時耳。克魯特曰。無妨也。老嫗無可奈何。遂引入客廳。以坐。克魯特見老嫗形色張皇。若有所懼者。因謂之曰。吾與哥斯登素爲契友。勿疑我也。老嫗始形色稍安。歎洽備至。克魯特因暗中覘視房室一周。見其鋪陳甚少。而井井有條。清雅可愛。既見客堂後面有帷屏。帷屏後之牆。隱若扉者。心中疑之。以手推之。若搖動然。知必是暗室。因點首。若有會心焉。既詳視各處。默記其大畧。蓋克魯特本有意。矚其亡而來察看也。察畢後。搖鈴召嫗。嫗至。克魯特曰。久候未至。明日再來相訪。主人歸爲我言之。嫗允之。克魯特遂返。既歸。暗思哥斯登秦金。必一人也。且其屋內若有暗室者。是必有故。因凝思半晌。既大悟曰。吾有計矣。因使人召青美。謂有事相商。少頃。青美至。克魯特告以察看哥斯登房屋情形。并曰。盧

斯翰必與之同黨。若能得入其暗室。或者有證可憑。不難執其人也。青美曰。先生將以何法行之。克魯特曰。吾已有計矣。惟汝能許我一事乎。青美曰。苟能有益於君。謹聽命令可也。克魯特曰。吾擬明晚遣人至彼處破扉而入。直探其暗室。汝即扮一盜形。隨衆而入。蓋恐盧斯翰在其地。吾等或易認之。哥斯登可隨卽拘之也。青美曰。策甚善。但不免稍行險耳。克魯特曰。勿懼。此事有萬全無一失也。青美允之。約明晚八句鐘在藍田街第九號相會。蓋哥斯登寓也。青美應之。遂退。克魯特遂呼其徒謂之曰。明晚八句鐘。擬探哥斯登暗室。汝等屆時扮盜形。捲衣而去。至藍田街第九號。待吾。吾定應時而至也。青美吾已令其亦裝盜形。屆時相遇。善視之。待吾至也。其徒允之而退。

次晨。克魯特復訪哥斯登。旣見。握手爲禮。克魯特曰。昨日過訪。適逢公出。歉仄之至。哥斯登曰。前侯爵槐脫招與賽船會。故昨晚始返。失迎尊駕。尙祈諒之。寒暄畢後。克魯特曰。今晚公園准開跳舞會。擬請君七句鐘駕臨。一盼巴黎盛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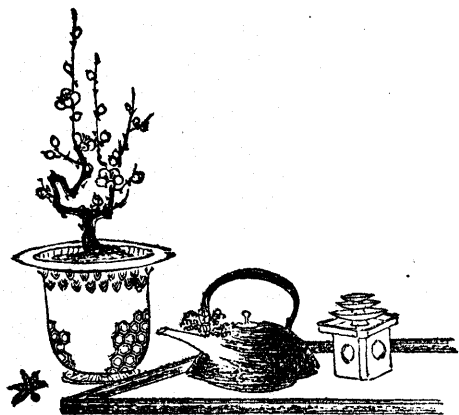
想君尙有暇也。哥斯登曰：謹遵命。克魯特因與縱談，如推心腹者。少頃，別。薄暮時，七句鐘，克魯特驅車至公園。哥斯登亦至。其時佳賓滿坐，異常熱鬧。王公將相，莫不存焉。既見哥斯登，咸歡迎之，與握手爲禮。至七點四十分時，剛入座宴飲。忽有人忽忙而至，手持電信遞與克魯特。克魯特折視之，搖首蹙額。蓋有驚疑者。既謂哥斯登曰：容吾回署一行。頃刻即至。座客皆曰：無妨也。克魯特遂出。原來此乃預爲佈置者。既出，即登車向藍田街進發。克魯特在車中亦更衣，假作盜形。既至，青美等已在牆外守候。見克魯特至，遂皆更衣而入。克魯特見老嫗間之曰：汝主人何在？嫗曰：出赴宴矣。克魯特曰：吾聞此室內有密室，所藏金銀甚富。嫗噤不敢言。因命其徒縛之，并派人守門。已則帶青美及其徒至帷後，以刀啓其牆。少頃，扉開，見有梯焉。因魚貫而下。燈火甚暗，既盡級，右轉，見有重帷焉。掀之而入。其中電燈閃灼，恍如白晝。陳設亦極其華麗。門楣書有珠宮兩字。Pearls Palace 克魯特大驚曰：然則此中珠寶當不貲矣。轉入左室，有一少

年臥於椅上。手持頸環玩視。見克魯特等入。驚惶失措。兩睛睜然不動。克魯特厲聲曰。汝是何人。何名姓。居此密室何爲。其人手足戰慄。言不出聲。青美諦視之。半晌。厲聲喝之曰。汝非盧斯翰乎。其人曰。然。青美曰。連爾真前被汝威劫。今何在。速交出。否則汝命不保矣。其人知勢不能敵。指後室示之。青美遂破後室之扉直入。見其父幽拘於彼。遂斷索斬綫而扶之出。連爾真視諦之。知乃其長女。不覺失聲大哭。青美急止之曰。吾乃來此相救。非有意外之事。既見克魯特。就彷彿認之。而未敢驟呼其名。然心中知來相救者。心遂稍寬。克魯特因詢其人曰。汝與哥斯登同國。是乎。其人曰。然。克魯特曰。哥斯登佯與人交。而陰行詭計。前日連爾真之妻。乃汝等暗殺否耶。其人曰。是。克魯特命其徒縛之。既察其左右室內。箱篋甚衆。命啟視之。乃盡金銀珠寶也。克魯特曰。此處原乃是彼等巢穴也。命其徒盡運之歸。并將盧斯翰及老嫗帶回警署。釘封其門而去。其時已將九句鐘矣。克魯特急回署。命其徒至藍田街守候。哥斯登回。卽執之。

次晨報中載有哥斯登被拿。湖光鎮之案亦破。巴黎人心大驚。素與哥斯登來往者。相顧失色。人遂莫不驚克魯特之膽識。蓋克魯特之扮爲盜也。恐無實據爲証。而難於見哥斯登也。嗣有盧斯翰爲証。故哥斯登亦被執。倫敦聞之。於是英之歷來未破之案。亦由此豁然顯露矣。

青美與連爾真返後。青美將數日來查訪情形告之。連爾真抱女痛哭曰。汝母遭害。汝弟兄姊妹亦遭害。汝父之命。九死一生。今居然復得聚會相見。吾心且喜且悲。青美亦痛哭失聲。既謂其父曰。巴黎本非吾人桑梓之地。此處旣荆天棘地。易遭不測之事。吾父其回國安居。怡情樂志。世態炎涼。睹誰是可相任者。至所有經手未完之事。由女代爲清理。風波世界。少遇爲佳。吾父以爲何如。連爾真曰。我歸而令汝單身在此料理我事。我心殊不安。青美曰。弱質孤身。女不懼也。連爾真曰。或者汝待余數日。將各事檢點清後。攜手偕回。豈不尤妙。青美允之。連日遂料理經手未結之事。旬日後。事稍清。父女遂同回比利時。而哥斯

登所藏之金銀。警署亦判與之半云。



譯本短篇
小說 一 **情姬**

(巴黎五大奇案之一)

英國白髭拜著

仙友譯

謝林者。巴黎富商之子也。美風姿。性喜冒險。而乖僻特甚。常游歷各處。思得一才色雙絕之女子爲伉儷。而交游既廣。終以不得如志爲憾。荏苒數載。心中常鬱鬱不樂。歎曰。巴黎爲全球精華所萃之地。珍奇珠寶。可玩之物。亦可謂極世界所未有者而有之。乃粉黛羅裙中。欲求一遂志順心者。竟若登天之難。恐舍此而外。更不足道矣。極樂世界。猶有使我不得如願者。則亦不過樂其所樂耳。吾將滅志毀形。求絕島居之。不與世聞問。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也。遂商于其父。使與以鉅資。以爲路程之費。其父曰。少年喜走海上。建奇功。此志甚可嘉。允之。蓋其父僅知其欲求絕島。而未知其乃有逼而然也。謝林以其父既允助貲。喜不自禁。遂料理行裝。拜別親友。親友咸異之。而又贊其勇敢。均莫不以好言相贈。事畢後。餞別者紛紛。謝林不耐其煩。遂僱定船隻。啟行有日矣。時其年蓋十九云。

湘翠者。巴黎之名妓也。素與謝林有接吻交。謝林頗鍾愛之。湘翠亦美艷絕倫。光麗照人。大有傾城之色。愛謝林儀表俊秀。思委身焉。而未言也。謝林終以其爲蕁門圭竇之人。且出身娼戶。娶之爲婦。名似不正。故常有娶之之心。而終爲此思想所阻。迨湘翠聞其有浮海之舉。且動身有日。心殊失望。情海風波。時掀時落。不免思羈留之。因過訪謝林。且將爲之餞別焉。謝林見其來。大怒曰。吾誓不與紅塵中女子相語。汝等妖媚欺人。取騙於濁世男子可耳。要不足逃吾法眼也。吾將環求荒島以居。不願見汝等矣。汝是何人。來此何爲。速出。吾不屑與汝談也。言畢。遂垂頭不顧。湘翠面色驟頰。欲進不可。欲退不能。殊難自處。少頃趨前而笑曰。郎絕交可也。出惡言何爲。妾聞郎啓行有日。特來餞別。郎何絕人之甚。不稍念昔日臨窗笑語。把臂接吻之交乎。謝林聞其言。愈怒。持刀相向。若欲殺之者。湘翠大驚四顧。手足無所措。既復言曰。郎請稍息怒。妾命輕於郎之。一笑。殺亦所甘心。惟有一言相詢。郎果知妾名否乎。謝林曰。無論汝何名。吾亦

不願知也。湘翠聞其言，大忿。暗思彼謂我輩妖媚欺人，若彼之忘情無情，不知又當如何。不如竟拂衣而去。何必自苦。剛移步欲走，而覩其容貌，回思往日之情，恍似珠寶當前。難徑然舍之而去。不覺又止步。因兩手抱之，謂之曰：妾命輕如鴻毛，蒙郎手殺，亦云榮幸。惟求郎君許我一言，雖死不怨也。時湘翠面上頗有春色，眉梢眼角，神致迷離。大有令人魂銷之態。加以衣襟上芳香撲鼻，溫氣襲人。謝林暗思佳人難得，而女子之愛情，殊有時足以動人魂魄者。怒氣稍息。因謂之曰：汝何名？欲我許汝何事？且告我。湘翠曰：妾乃湘翠也。郎不復識之乎？謝林大驚，笑謂之曰：曠汝乃昔日相友之人也。此來尋歡乎？抑別有他故乎？湘翠笑而以目視之。少頃曰：郎何絕吾太甚。妾豈有負於郎耶？謝林曰：非汝有負於吾，亦非吾有負於汝。萍水相逢，亦不過過眼煙雲。何圖汝愛我深情。至於此極。然無情如余，老天厄我，今生恐不能有以相報。來世再聚爲歡可耳。湘翠聞其言，不覺血爲之寒。兩頰之淚，如珠而下。少頃曰：郎若不允妾一言，妾甯死於

郎前謝林曰。汝意何欲。且言之。或有可商之處。亦未可知也。湘翠含淚而笑曰。妾意隨郎遠游。庶風濤之中。有人護持。願郎許之。謝林躊躇半晌。或回首注視之。而未有所言。湘翠曰。郎將拒妾乎。抑別有計耶。何不吾應也。謝林忽笑謂曰。吾聞卿言。拒卿與愛卿之情。相戰於中。而莫斷。卿以晨來取消息。何如。湘翠暗思。彼或有意許吾。而又未肯驟出口也。因允之。湘翠遂含笑而別。

翌晨。湘翠早膳後。卽驅車訪謝林。既至。則室在人亡。雙扉扁鎖矣。湘翠不覺失聲大哭。詢問鄰人。皆曰不知。遂含淚而返。既歸。五中擾亂。奮不欲生。因謝絕來客。無意再賣笑春風中矣。由此形容消瘦。度日如年。乃未數日。忽有警察卒數名。狂呼號叫而入其室。勢甚洶洶。湘翠大驚。詢問其故。警察卒曰。吾等奉命而來。祇知捉汝。餘非吾等知也。湘翠號咷大哭。魂飛魄落。哀求曰。吾犯何辜。願諸君相吾。如果罪有應得。就湯鑊亦所不辭。能告我乎。警察卒曰。汝姑隨吾等去。至署內。汝自知之。遂縛其手。前挽後推而去。既至。警察長訊之曰。汝名湘翠乎。

曰。然汝與謝林相識乎。曰。然。謝林何往。汝知之乎。曰。不知。警察長曰。此真不知耶。曰。真不知。警察長厲聲曰。汝尙敢強辯耶。汝不知有誰知之。原來謝林室內。前數日查有屍兩具。刀瘢滿面。其形莫能辨。有謂是謝林僕役者。惟被傷之由。大都皆謂爲湘翠欲害謝林。故先殺其僕。而次及其主。謝林之亡。並非亾也。必是湘翠藏其屍。庶人以謝林爲遠游。而可不究耳。且謝林之鄰。証謝林不在之次晨。親見湘翠。所有謝林之金銀等件。大約均載于車而去。人言嘖嘖。警察署亦信以爲實。命人捉之。故湘翠聞警察長言。不知其所謂。警察長復詰之曰。汝尙推爲不知乎。謝林之僕役。必是汝所害。謝林之屍何在。速言勿隱。湘翠問其言。不覺大驚。暗思謝林殆已死乎。然已則不知也。謂警察長曰。謝林之生死。妾實不知。其僕役連害。則更不知矣。警察長曰。謝林不在之次晨。有人見汝驅車過其室。汝尙敢言不知耶。此必是汝所爲。固明明有証也。湘翠曰。前晨之過謝林。實踐其約也。不意既至。而門已扃鎖。不見其人矣。遭害之事。已實毫無影響。

警察長曰。吾知汝強項。然吾自有法。命其差役且羈押之。斯時宿與湘翠有交者。皆知其鍾愛謝林甚深。斷無害之之理。然頗惡其專愛謝林。思去之而後已。遂亦簧鼓其辭。謂湘翠必知此案情節。彼若不認。直斷之可也。湘翠此時萬分著急。暗思謝林若果已死。吾亦不妨承認。九泉之下。當可相遇。今日瞑目。亦心所願也。乃人言繁嘖。謂謝林之亡。是吾藏其屍。而吾實不知其事。則是謝林固未死。或浮海覓島。以遂其初志耳。然室中兩屍何來。豈有意遺害於我乎。抑他人行劫於其室乎。果爾。則謝林之或生或死。又未可知也。今日百口莫辯。將以何法處之。將承認乎。謝林未必已死。將不承認乎。衆口鑠金。辯之無益。心中殊既憂且悲。因使人暗召其女婢至。謂之曰。大變之來。真有令人不測者。然現在生死未知若何。汝且將吾首飾衣服室內器具等件。一概變價。換爲金銀。分送至侯爵孟脫。伯爵鐵維廉處。求代爲辯白。或者俯念昔日之交。慨然相助也。速行勿緩。女婢應之而去。故數日之後。已室如懸磬。昔日之錦繡鋪陳。同歸於盡。

僅餘斷檯朽凳而已。尤足動人淒涼思者。則侯爵伯爵等受其賄。而不爲之直。湘翠終日對女婢痛哭流涕而已。其淒慘不可名狀。女婢名阿魯。小湘翠四歲。蓋十八歲也。警察長自將湘翠羈押後。恐人言不足爲證。因派人至各處密探此案情節。恐有不實不盡之處。乃衆口同聲。均以湘翠爲犯首。疾湘翠若更甚其辭說。警察長遂據以爲實。判以斬罪。

愛爾波者。亦巴黎之富商。素與謝林相識。熟知湘翠鍾愛謝林。而謝林亦愛湘翠。欲娶之。而終以其出身微賤。故其事遂作罷。現在謝林之生死。雖未可知。然湘翠斷無害之之理。終以另查偵此案之犯首爲上策。因商諸警察長。警察長不允。曰。人言非大證乎。愛爾波曰。天下事僅據人言。足爲憑乎。因訴諸侯爵孟脫。殊不知孟脫亦疾湘翠黨中人也。亦不允。愛爾波殊憤憤不平。及湘翠臨刑時。湘翠曰。謝林之死。已實不知。而遭此奇冤。心殊憤懣。警察長怒曰。至此汝尙敢抗辯乎。湘翠曰。非妾之好辯。皇天在上。可以此爲證。愛爾波在側。因笑而婉

謂警察長曰。此案終是疑案。不妨且緩殺之。或者另有兇手也。湘翠因大聲呼曰。妾恐謝林未死。妾擬浮海訪之。若求而不得。歸而就刑。何如。警察長笑謂愛爾波曰。若如彼所言。是顯然欺我。彼若不返。我豈不墮其計乎。愛爾波曰。勿懼也。君若允之。吾敢爲之保。何如。警察長曰。何時爲限。愛爾波曰。此殊難定。必欲有限。五年爲期。何如。警察長曰。既若是。吾且從命。遂釋湘翠。一面再派人探聽此案之情節云。

湘翠既釋之後。聞有人代爲之保。而素不與愛爾波相識。因訪謁之。愛爾波曰。卿近日枉受冤屈。吾深知卿之衷曲。然謝林之乖僻。負卿多矣。湘翠曰。蒙先生相救。感德無涯。然謝郎之僕役遭害。此事殊奇。妾有口難辯。雖然。妾爲謝郎死。亦所甘心。特恐謝郎未死。而妾先死。有傷謝郎之心耳。愛爾波曰。卿之一片真愛之情。令人可感。然卿心中有謝君。恐謝君心中無卿。卿何自苦。天下鍾情男子。正復不少。何必拘拘於斯人也。湘翠聞之。若有所言。而又不知何所言。覺心

中終不能釋然也。少頃。謂愛爾波曰。蒙先生爲我作保。所惠大矣。而以五年爲限。屆時妾或遠尋不能返。豈不有累先生。愛爾波曰。卿豈有意遠尋乎。吾意卿不若寄跡他方。求爲終身之計。何苦自冒風濤。以身試險。況或陸或水。卿將遵何方而去乎。湘翠曰。四海雖大。妾終當自尋。雖死不懼也。特恐將來有負於先生。妾將何以自處。愛爾波曰。五年之說。不過盜鈴掩耳之談。蓋案豈有五年而不破者耶。卽云不破。時至五年。亦云久矣。五年可待。十年何不可待乎。況並無眞憑實據。謂必是卿爲犯首。故卿不必懼。此吾自有法。惟卿遠尋。殊不值也。卽使尋得謝君。而彼淡然視卿。卿豈不枉此行乎。湘翠曰。苟得見之。雖死無怨。妾本九死一生之人。區區餘命。尙何敢自愛乎。但願明心示衆。使知妾非案中人耳。如此妾之心願亦足。當含笑入九原矣。愛爾波見其堅誠不可撼。因謂之曰。卿將如何尋之。湘翠曰。謝郎之行也。聞備一月之糧。大約總在歐亞交界之間。吾意遵海濱而往。當終稍有影響。愛爾波曰。卿言頗近。是蓋當謝君未啟行之

時。吾常暗探其意。亦云在歐亞交界處。雖然。謝君今日之生死。究未可知。恐前日遭害。則卿來日之行。豈非枉然。湘翠曰。有此行。則雖不能尋得謝郎。亦聊以盡吾心而已。況有五年之期。果生果死。當稍有消息矣。惟有一事相求。不知能邀准否。愛爾波曰。苟可以效力。當無不可行。湘翠曰。阿魯女婢。隨侍已七年矣。妾心頗難與之分別。然今日之行。生死莫測。斷不便攜之行。而又無人寄托。先生不知能許我寄婢乎。愛爾波本無女。僅有一子。甚幼。聞其言。頗喜曰。與我爲義女。吾亦可藉以聊慰目前也。湘翠允之。一兩日後。湘翠摒擋一切。愛爾波并助以千金。謂之曰。無論卿至何處。願常通信。庶我知卿之所在。卽此閒。若有謝君消息。我亦可知。寄信所。若中途路費不足。或遭意外之虞。儘通函相告。我當有以相助也。湘翠唯唯。又一二日後。事畢。愛爾波及阿魯送其登舟。湘翠珠淚雙垂。至不能仰首。阿魯亦含淚謂湘翠曰。海上風波。無人調護。願自珍重。婢總盼主之早歸也。湘翠點首應之。愛爾波此時亦頗覺淒慘動人。暗思湘翠乃

二十餘歲女子耳。往日冰膚玉貌。光艷照人。今乃遭此奇辱。致使形容憔悴。大易初容。而猶復戀戀於謝林。至不憚風濤之險。誠愛足以感鬼神矣。然一念及萬里長途。彼乃孤身隻影之女子。不覺又爲之心傷。遂揮淚而別。湘翠此時心中宛如刀割也。少頃。舟揚帆而去。湘翠見愛爾波及阿魯猶在岸邊遙望。因揮巾使之歸。既而舟行既遠。愛爾波遂攜阿魯以歸。

湘翠在舟中顧影徘徊。常常流涕。暗思此次最好先至意大利。若杳無音信。再遵海而東。計既定。在舟中度日如年。日盼船之早到。乃舟至昔昔利時。大風狂號。船帆摧折。船中人大驚。有號咷大哭者。有投水泅泳者。人心大亂。管舟者亦束手無策。少頃。風愈勁。浪起如山。人心愈懼。不數分鐘。舟傾欲覆。舟中呼叫之聲。震動天地。岸旁有一漁舟。見此船將覆。急揚帆來救。乃離岸始數尺。湘翠之舟已沉沒。死者不知其數。湘翠幸得一船窗木板。因手持之。力與水戰。擬向岸而泅。乃濤浪太大。隨之一掀一起。湘翠力不勝。其起落。幸漁舟之人見波浪

之中。隱有人泅水。因急轉帆救之。湘翠因未遭溺。然救至漁舟時。已氣息奄奄矣。漁人極力施法調護之。半日後。稍蘇。大呼曰。余何至此也。漁人曰。娘子幾遭滅頂之凶。知乎否乎。湘翠恍然大悟。謂漁人曰。由此登岸至何處。諒必知之。漁人曰。此乃黎爾斯島。在歐洲之南。離歐尙有六千里海道。湘翠聞之不覺魂飛天外。潸然淚下。漁人曰。娘子將何往乎。湘翠曰。吾本擬至意大利。不意中途遭風。遂至於此。漁人驚惶。翹舌縮首而謂之曰。意大利乎。意大利乎。娘子恐不能往矣。湘翠聞之大驚。問曰。汝所言何意。豈由此不能至意大利乎。漁人曰。此間無至意大利船。每年僅有船至威廉島。在意大利東南隅。約離意大利八千里。惟此間之船。每歲皆由此島之王所派。歲往威廉島一次。娘子欲至意大利。豈非難事。湘翠大哭。漁人曰。娘子勿懼。此島之王。寬仁而惠。吾有友與之相契。若能薦之於王。娘子將來或有機至威廉。由威廉或可至意大利。湘翠暗思。目下勢已如此。祇有忍耐而已。因謂漁人曰。子能領我登岸乎。漁人曰。謹當遵命。

惟娘子女人。恐遭人欺負。何不喬裝男子。湘翠應之。漁人遂代購男子衣服。既着。其貌頗美。迥不似昔日病容之態。因改名力而頓。隨漁人登陸。薦於其友。其友因薦之於王。王見其風姿甚秀。因使服役焉。既久。王極鍾愛之。謂之曰。汝有妻乎。力而頓曰。未有。王曰。吾有一姪女。頗秀美。與汝爲妻。如何。力而頓固辭。王不許。合鬻有日矣。力而頓大爲憂慮。終日躊躇。形容爲之消瘦。遂減飲食。屢以病遷延時日。王怪之。因使人偵之。果有病。抑別有他故。既而知其爲女子。並非男子也。王大怒。蓋黎爾斯島國法。凡有女子裝男子。或男子裝女子者。罪當投諸山谷中。以餵蛇虎。王遂命投之於山谷。湘翠聞之大駭。哀求免罪。王不允。謂國法如是。豈能爲汝廢法乎。因投於山谷中。其山臨海濱。多猛獸。湘翠既至山谷中。倉皇無措。嘆曰。謝郎何害我至此。吾亦愚之甚矣。然木已成舟。吾今至此。諒斷無復生之理。待死而已。惟吾婢阿魯。久未接吾信。想懸念之心甚急。若今死於此。則以後更無消息。盼望之心。當何極也。但身在叢山萬谷之中。海道又

五六千里。雖欲郵寄一信而不可得。思至此。不覺肝腸寸裂。正躊躇間。忽遙見猛虎立於遠處山穴之外。兩目注視。勢甚可懼。湘翠不覺毛髮悚然。倉皇四顧。無法可想。忽遙見丈路之外有一穴焉。因急趨前。擬入而暫避之。乃穴中有一蛇。環繞數匝。其巨不可比擬。湘翠大驚。急退步回視。遙見有一大樹。甚高。急趨其前。緣至樹頂。暫避少頃。虎去。因復緣之而下。四顧蒼茫。殊覺膽怯。因步至山頂。遙望見山背臨海。遠有一船揚帆而至。湘翠揮巾招之。船果近岸。湘翠擬由山背步履而下。乃懸崖峭壁。無徑可緣。欲繞山徑而下。又恐虎蛇搏噬。正躊躇間。舟中一人大呼曰。何不左轉。攀藤緣樹而下。蓋山頂左角。樹木叢深。層疊而至於麓。湘翠聞其言亦頗以爲然。因緣樹而下。至山腰時。力盡氣喘甚急。不覺兩手失恃。突然落於山麓叢草之中。昏然死矣。船中人大驚。因將其屍移至沙灘之上。見其滿面之血淋漓。不勝其慘。舟中有一老人。年幾八十有餘。素精外科手段。急謂舟子曰。速取清水將其面血洗淨。以手上下摩擦。並將緊要血管

紮住。使血不得流出。照此法施行。或有萬一之望。蓋由高落下臟腑諸機關必震動失其原位。摩擦之以手。或可如舊。束其血管。所以止血也。舟子因如教施救。老人復取藥水一瓶。令以擦其胸。兩句鐘後。果稍蘇。舟子因移之至舟中。老人詢之曰。汝是何方人氏。何緣至此。湘翠曰。吾乃巴黎人。擬至意大利有事。乃中途巨風覆舟。遂飄流至此。因求老人曰。君能載我至意大利乎。老人笑曰。意大利去此六千海里。片帆之舟。安能送汝去也。湘翠曰。然則君此次擬往何處。老人曰。吾本威廉島中人。昨因載貨至伏黎島。故特僱一舟。現在吾將揚帆回島。汝姑隨吾去。免在此受奇劫也。湘翠暗思。現今勢成騎虎。不隨之去。終不免於死。隨之去。或有生還之望。因謂之曰。蒙垂青眼。感德無涯。惟由威廉至意大利。每歲有幾何船來往。妾能隨之返里乎。老人曰。此甚易事也。每歲有兩船開往。至意大利。一春一秋時也。汝若欲返。隨秋季之舟可也。湘翠聞之。心稍慰。此時風正順。因揚帆至威廉。既至。老人卽攜至家。頗愛之。湘翠暗思。此次遠游。本

爲尋謝郎計。乃中途遭險。九死一生。今雖受老人持護。然此心終日惶惶。未嘗稍安於一寢一飯閒也。故回歐之心甚急。日盼船至。可早離此島也。嗣聞船至。有日矣。因料理行裝欲返。老人並助以金。囑中途珍重。湘翠或激涕零。謂困難中居然有人相助也。及船將由威廉開至意大利時。老人忽重病。氣息奄奄。瀕於死矣。家中擾亂不堪。湘翠此時神魂顛倒。心殊着急。暗思若隨此船返。意大利乎。則老人將謂我不情。忘恩負義。若不隨之而返乎。久困溝壑之中。心肝寸裂矣。乃正躊躇閒。而船已開行矣。嗣湘翠知之。已不及附載。頓足大哭。而此時老人之病已漸愈。湘翠懊懷殊甚。而未敢言也。嗣老人窺知其意。頗憐之。然湘翠從此形容枯槁。心中悒鬱較前尤甚。老人往往與之談論。意抒其胸次。而湘翠殊鬱鬱不樂。或於無人之地失聲大哭。自歎命薄。不如早歸離恨天。或獨步村外。屢欲投河自盡。而未忍。中心擾亂。寢食俱廢。一兩月後。不覺臥病於牀。不復再起矣。老人見其情景。頗憐憫之。因爲之延醫調治。乃醫藥無靈。病日深一

日然湘翠愛謝林之情。與尋謝林之心。終未稍減。因謂老人曰。此次有船至歐州。妾有一信。擬請君代寄。妾死後。妾之遺蛻。恐亦終埋異土矣。老人曰。汝病雖深。然自吾覩之。終由心悒鬱太深所致。汝若能寬心自慰。當不難瘳也。況來年春季。卽有船到歐。汝何自苦乃爾。湘翠此時頗以其言爲然。乃病魔深入。無藥可救。強坐起書兩三言。信面書寄巴黎愛牛街四十一號愛爾波收。轉交阿魯云云。老人因藏其信。然見其戀家之心甚切。而臥病異土。無親無友。已終是異域之人。不覺爲之心傷。因出重價延醫。乃終是庸手多而名家少也。嗣島王知此消息。因派其親信之醫診視。老人喜不自禁。親歡迎之。旣至。切脈時。湘翠目注視其面。兩睛不轉。醫殊疑之。不覺亦注視其面。凝神出思。若前相識而不復記憶爲誰者。旣聆其言。乃操巴黎之音。心中愈疑。復詳視其容。切脈之事。幾忘於心矣。少頃。不覺大聲呼曰。子非巴黎之湘翠乎。何至於此也。湘翠聞其言。亦不覺霹靂一聲。迷夢初醒。起坐而執其手曰。郎何亦至此也。四顧若有所言。而

又未知何所言。大笑不已。少頃。七竅血流。醫生急以兩手抱之。然勢已莫救。魂歸冥府矣。醫生大哭。

醫生非他人。卽謝林也。蓋當謝林自允湘翠來見之後。而不願攜之。故當晚卽啟行。至威廉島時。狂風旬日不息。因勾留焉。嗣島王見其風姿俊秀。且從歐洲大國而來。頗敬重之。謝林常與之談論。覺頗投契。因留焉。島王遂尊爲上客。一日。島王有疾甚厲。羣醫束手無策。謝林素善醫術。因爲之診視。瘳。故島王愈敬之。凡國中有疑症者。王往往邀之去。嗣謝林不耐其煩。頗有歸志。并悟往日之行。爲乖僻自任。因收拾行裝。擬春季乘船而返。適島王邀之視湘翠病。旣見。觀其容貌。知爲湘翠。而未敢問之。驟聞操巴黎音。始信以爲實。而湘翠乃芳魂銷散。匆匆竟去。此時謝林回想當日之情。觀今日之狀。不覺大傷其志也。因問老人曰。彼何緣至此。能告我乎。老人因告以大畧。謝林大驚。暗思彼何冒此風波之險。而遠出也。殊爲奇特。老人曰。先生與之相識乎。謝林曰。僕亦巴黎人氏。素

與相識。蒙子一番保護。終當有以報子。老人曰。然則先生尙擬回巴黎乎。謝林曰。當在來春。總當返里。長留異域。終非善局。老人曰。有信一封。乃彼所遺。委寄巴黎者。先生置之巾篋中。帶回不大妙乎。謝林因索信。老人與之。見信外是阿魯名。心中大驚。暗思阿魯殆嫁於愛爾波乎。且俟回巴黎再訪。因拆信閱之。其文如左。

阿魯鑒。流落威廉島。病勢垂危。諒不能生還。汝其自重。勿以我爲念。謝郎尙未見。扶病強書此。

湘翠

謝林讀畢後。潛然淚下。知湘翠之遠游。乃爲尋已。不覺咨嗟嘆息。恨當初之自用。嘆曰。世界痴情女子。竟至於此。我當日何無情也。言畢。遂助老人殮屍而葬之。加封樹焉。來春。謝林遂返巴黎。既至。首見愛爾波。愛爾波大驚。問之曰。君從何處而來也。謝林哭而不答。愛爾波奇之。阿魯亦至。見謝林。不覺大喜。然彼哭何爲也。知殆有不利之事。因詢謝林曰。湘翠今在何所。君曾見之乎。謝林抱阿

魯而告其故。且曰吾負彼矣。阿魯大哭。愛爾波因將湘翠遠游之故告之。謝林始恍然大悟。後卽娶阿魯爲妻云。

此時巴黎人聞謝林已返。莫不奇之。蓋皆以其已死也。因此警察署復追尋舊案。阿魯謂謝林曰。君之僕役前遭暗殺。致使湘翠受無窮大辱。今君旣返。君果稍有影響乎。謝林凝思半晌曰。吾知其人矣。此殆安多利所爲也。阿魯曰。君果有確證乎。謝林曰。當吾離巴黎之日。安多利來過訪。其形色倉皇。若有陰謀者。旣而問吾此次遠游擬攜湘翠與俱否。吾當時唯唯應之。而未告以實。彼忽忽竟去。吾臨行時。命僕人勿宣張。明晨走告吾父。大約當晚安多利卽來尋怨。此吾僕之所以被害也。阿魯曰。旣若是。何不報告警察署拘而訊之。庶亦足稍洩忿矣。謝林從之。因報告警察署焉。安多利者素與湘翠相識。欲娶之。而湘翠不從。疑是謝林所唆使。故怨之甚深。嗣聞有攜湘翠遠游之意。故謀殺之以自利。而謝林已啓行矣。僅殺其僕役。悵悵而返。嗣警察署偵有証據。遂逮安多利而

案以法。

情姬

二二

二五二一

他便恁抹

媚我却沒

三思一

納頭便去

憔悴死

(元 人 曲)

小短說 盜馬

(巴黎五大奇案之一)

英國白髭拜著 仙友譯

秋氣既深。景象愁慘。而雲外殘陽。尙有數條光線射于林表。加利斯倚樓窗眺望。自念肅殺之氣。于秋爲甚。而氣爽天高。又足動人畋獵之思。因下樓至馬廐。盼視其所最喜愛爲全巴黎最有名之飛黃馬。曰壯哉此馬也。巴黎人欲出重價購之者。不知凡幾。雖然。吾奚忍售之他人。其時牧者方飼以芻秣。加利斯謂之曰。此馬之值。萬金難購。現當秋高草衰之際。吾擬乘此出獵。但難得伴侶耳。牧者曰。此真千里馬也。天下當無其倫。加利斯曰。吾聞那巴里。近與公爵槐斯。伯爵惟脫。等擬開賽馬會于巴黎。吾將與其會。想此馬當可橫行天下。區區巴黎劣馬。何足以爲之敵哉。言畢。遂緩步而返。擬次日謁那巴里云。

那巴里者。意大利人也。公爵胡思德之次子。性素豪啓。而多謀。此次游巴黎。乃應伯爵惟脫之召。故一時巴黎人士莫不與之交游。而歡迎之。加利斯次日往謁之。而適逢公出。次日復往謁之。既見。握手爲禮。加利斯曰。昨日過訪未晤。歉

仄無似。那巴里曰：昨以赴蘭哥婚宴，故未能恭迓。加利斯曰：聞君將欲與槐斯等開賽馬會，稿乎？那巴里曰：然。此乃槐斯之意。僕既在巴黎，幸得躬逢盛事，故亦擬與其會。君豈亦有志乎？加利斯曰：然。那巴里曰：吾聞君之馬，乃天下名馬。想屆時定能獲勝也。加利斯笑曰：此不過君懸揣之言，未可據以爲實也。那巴里曰：聞槐斯已預備一切，明晨即擬親蒞賽馬場察視一切。君擬偕往乎？加利斯曰：謹當偕行。午後擬至槐斯處一行。明晨八句鐘在火車站相候，何如？那巴里曰：諾。吾必應時而至，斷不負約也。加利斯遂握手作別。

次晨那巴里驅車至火車站。時槐斯等已至彼處相待。見那巴里至，笑而趨迎之。那巴里笑曰：僕之來遲，謹當受罰。惟命是聽。槐斯等大笑曰：君之自責，可謂善言者矣。正談笑間，汽笛一吹，火車已由遠而至少頃。槐斯等登車向蓮覆鎮進發。既至車站，之馬車已在此守候。蓋槐斯先爲布置也。下車站後，管理賽場員辦德與槐斯等握手爲禮。那巴里曰：賽場諒已妥爲布置，有君在此，巧運精

思當無不善也。辦德笑曰。不過稍出一臂之力。爲君等效勞。何足言治事。惟諸公今來甚早。可至敝舍內用早膳。如何。那巴里等允之。遂驅車至辦德家。路經賽場。見馬廐內馬甚多。場中亦布置有條理。大喜。既至其家。辦德之妻出而迎之。款待備至。槐斯顧謂加利斯曰。今晨見賽場若此。足見辦德治事之才。那巴里當罄一廬以酬辦德。那巴里聞其言大笑曰。加君勿受槐君之愚。吾等當轟飲爲樂也。席間極談笑之樂。既散。那巴利等遂緩步至馬廐察視。既而槐斯惟脫等察視賽場。那巴里偕辦德回室內。辦德曰。此次賽馬。良者甚多。勝負恐不易分也。那巴里曰。君以爲誰之馬爲最佳。辦德曰。槐斯及加利斯之馬均不相上下。而加利斯之馬尤爲出色。此殆全歐之良馬也。那巴里曰。吾亦聞人言如是。但吾以槐斯之馬爲上乘。辦德曰。加利斯之馬欲購之者不知凡幾。而加利斯居奇不售。君亦可知其價值矣。那巴里曰。誠然。特恐馬之眞值未必鉅。徒以欲購者多。其值遂以之增耳。辦德笑曰。君言亦是。容視誰能勝也。那巴里因取

表視之見時已不早。因起告別。驅車至火車站。與槐斯等同返。那巴里徜徉車中。怡然自得。槐斯謂那巴里曰。君乃天下至幸之人。君知之乎。那巴里曰。何謂也。槐斯曰。君享名高而擁貨厚。容貌嫺雅。精神強健。飄飄然濁世之佳公子也。巴黎且有佳屋數椽。是非天下至幸之人乎。雖然。尚有一事。子君抱憾。若能得之。則真可謂宇宙間至完全之福人矣。那巴里曰。其事爲何。能告我乎。槐斯曰。妻而已矣。吾正疑天下女子。何任君之逃脫而不稍加意乎。那巴里曰。吾非娶妻之人也。蓋東西傳舍。行無定踪。居無定處。安能處處與女子偕乎。槐斯曰。君言亦是。但吾總以君不娶妻爲缺憾也。正談笑際。火車已至巴黎。遂下車各別。那巴里亦驅車返寓。既至。獨坐書齋內。若有所思者。自語曰。加利斯之馬。毛純而體壯。確爲當今良馬。苟求得之。亦是人生一樂。巴黎偵探夙自負。吾且出一小計。竊之。巴黎斷無有疑我者。試看偵探家果仍敢自負否。計定。遂呼其僕役悅加告之。悅加曰。此事無乃大險乎。那巴里曰。勿懼也。吾已有計矣。現在加利

斯之馬已牽至蓮覆街賽場內。今晨吾已與辦德相約。明日至蓮覆街相晤。彼以我與王公大人接洽。且巴黎人耳熟吾名。彼斷不敢有慢于吾。更不敢有疑我之心矣。故目下汝覓兩人。與以重價。惟須可靠者。明日午後。汝即偕之至蓮覆街。我在辦德處待汝。悅加唯唯而退。

次晨。那巴里隨火車至蓮覆街。辦德已在火車站迎候。相見握手爲禮。辦德曰。吾逆知君之來此甚早。故在此守候。果然不出吾所料也。那巴里笑曰。君可謂有知人之智矣。語畢。那巴里遂偕辦德乘馬車向辦德家進發。既至。辦德之妻出迎之。供待極其華麗。那巴里顧而樂之。謂辦德曰。賽馬之期已近。君此間曾接各處來信。有願赴會者乎。辦德曰。吾正不了。緣各處所來信件堆積如山。尙未有暇回覆。而終日來者。仍紛紛不絕。吾擬明日專閱信件。或覆或否。一切理清。則以後可清閑矣。那巴里曰。甚是。吾知君亦忙迫特甚。故來相助。辦德曰。何敢邀君相助。君其勿爲是言。午後。悅加亦至。辦德曰。君之臥室。已收拾完竣。君

可登樓一閱。那巴里遂偕悅加登樓。原來那巴里之臥室在樓之後面。面臨馬廐。勢甚軒敞。賽場卽在窗前左角。車馬來往歷歷在目。窗之右。復有山水點綴其間。那巴里謂悅加曰。此處甚便行計。何幸如之。汝之臥室在何處。汝知之乎。悅加曰。卽在君臥室之側。那巴里不禁大喜曰。事已成矣。此蓋天賜我也。惟臥室之下層樓。爲何室。汝知之乎。悅加曰。乃龔室也。那巴里大樂。以爲事機之來。竟如順水之舟。其易也若此。因謂悅加曰。汝且布置一切。料此馬已爲我囊中物。萬無一失矣。

當晚晚膳時。那巴里覺晚餐較平日更有味。醉飽之後。遂與辦德暢談閑事。辦德素諂事那巴里。此時更有意逢迎。投其所好。那巴里亦喜樂非常。既而鐘報十一下。辦德曰。君今日勞于車馬。想甚倦。可早休息。那巴里曰。僕本車塵馬足閒人。何敢云勞。特恐君過勞耳。因取表視之。見睡時已至。謂辦德曰。時禡不早矣。明晨五句鐘時。君其呼我。庶可偕至賽場閱視一切。辦德允之。二人遂別。那

巴里登樓後。覺萬籟無聲。因取書憑几讀之。約兩句鐘時。取表視之。曰時已至矣。因更敝衣一套。將箱啓開。取繩梯置于檯上。鎖箱後。遂開窗將繩梯懸於鈎上。已則緣之而下。少頃。見悅加亦低聲開窗。懸繩梯。後手提一皮囊緣之而下。那巴里曰。一刻千金。汝其起手作事。勿稍遲延。現在人俱在黑甜鄉中。惟汝切不可大意。致稍有響動。吾則作他事。與汝分工。庶可速竣事也。言畢。那巴里卽至馬槽。將門啓開。將加利斯之馬牽至外場。少頃。悅加至。那巴里曰。事畢乎。悅加曰。事畢矣。麥飛已守候多時矣。那巴里急命悅加牽至麥飛草舍內。已則立于外場待之。約一刻鐘有餘。悅加返。那巴里遂偕之返。既至窗前。二人仍緣梯而上。遂就寢。原來麥飛乃一乞丐者。卽住賽場外之小村內。悅加與之相約。寄馬於其舍。次晨來取。麥飛允之。故那巴里夜間命牽馬至麥飛舍云。

次晨五句鐘時。辦德起。呼那巴里亦起。早點後。遂步至賽場察視一切。那巴里佯驚謂辦德曰。馬槽昨日何未關。抑遭意外之變乎。辦德見槽門大開。不覺倉

皇失措曰。吾昨晚親來下鍵。今何大開。恐有不測之事矣。二人因急趨視。見加利斯之馬已不知所在。辦德大驚曰。勢將奈何。吾溺職之罪。不容道矣。那巴里曰。此殊意外之事。然吾料此賊去尙未遠。報告警察署追究。當不難也。辦德曰。然馬之爲物。非若珠寶。可囊攜篋帶。當不難探訪也。那巴里曰。君卽趕至巴里報告加利斯容加君有良策也。辦德曰。然惟君昨言擬至海南一行。君約何時去。那巴里曰。少頃吾卽欲去。辦德曰。吾等且返寓代君將馬車僱定。那巴里曰。無庸也。僕前接海南友人函。今日十句鐘有車來接。吾姑坐待之。君不如先乘急行汽車至巴黎。勿拘禮節矣。辦德允之。返寓料理後。卽啓行。那巴里曰。吾准今晚四句鐘返巴黎。屆時在加利斯處。當可再晤也。辦德唯唯。遂乘車至巴黎。十句鐘時。果有馬車一輛來接那巴里。那巴里遂與辦德之妻握手作別。登車而去。原來此車乃那巴里預先布置者。至麥飛舍時。將馬足束之以布。外裏以帛置干車內。兩邊再維以竹木器件。那巴里遂扮一馬夫。悅加亦然。二人遂驅

車至海南。海南者通商之海口也。那巴里之汽船在焉。既至。那巴里遂命將馬運置船上。少頃。汽笛一聲。船鼓輪去矣。那巴里遂偕悅加返巴黎。中途那巴里徜徉車中。怡然自得。謂悅加曰。此次巴黎之游。尙不至兩袖清風而返也。特加利斯不免稍爲煩懣耳。

那巴里既至巴黎。隨謁加利斯。其時槐斯惟脫辦德俱在座。見那巴里至。咸笑而趨迎之。槐斯曰。吾等候君久矣。君何來遲也。那巴里曰。礙于友人之情。不得不匆匆竟別耳。惟脫曰。加利斯之馬。今失所在。諒已知之。那巴里蹙額曰。此事殊奇特。然吾想此事尙不難追訪。曾報告警察署否乎。槐斯曰。尙未。正擬待君來熟商也。那巴里笑曰。以吾之愚。何敢言事。吾之來。一則爲慰加君。一則道歉。以吾之愚。何敢言事。加利斯曰。君之謙亦甚矣。然君之言道歉。僕殊不知君何意。那巴里曰。昨失馬之時。吾正寓居辦德處。僕亦不得辭其咎。尙乞君等恕我也。加利斯笑曰。君之善於代人任咎。謙讓若此。吾亦不知何所言。願君以後。勿再

爲是言。辦德亦曰。君有何咎。此皆吾一人之過也。談笑半晌。槐斯曰。此事現究若何辦理。吾恐將來賽馬之期。又當改矣。那巴里曰。此事以吾觀之。仍請偵探家查訪。終不難水落石出也。至賽馬之期。亦不必改。吾之青色馬。不亞於加君之馬。轉送加君。屆時定可獲勝。吾乃東西南北之人。奚可帶馬遨遊乎。槐斯曰。君言亦頗近理。惟君捨此良馬。豈不吝乎。那巴里曰。吾本可不與賽。作壁上觀。豈不更樂。槐斯等極以爲然。晚膳後。遂散。辦德即報告警察署。以失馬事云。

警察署聞信後。知是子爵加利斯之名馬。遂遣人密查。而杳無消息。數月後。那巴里將離巴黎。槐斯等爲之餞別。巴黎人聞其將行。亦莫不悵悵。惟脫曰。此次擬將何往。那巴里曰。吾將環游大地。以終此生。行踪恐無定也。惟脫曰。君父若未卒。恐不容君之冒險也。那巴里曰。冒險乃吾人天職。若果有其心。恐父母亦未易阻耳。槐斯曰。吾聞東亞大地。人富而產饒。天氣溫和。君何不東游。一覽山川之名勝。考察風俗之異同。此亦人生樂事。僕有志而未逮也。那巴里曰。僕亦

有意焉。然離巴黎後。擬西行。繞太平洋而至東亞。想可爲天地閒一大觀也。數日後。那巴里啓行。自巴黎至泊船處。送者絡繹不絕于途。兩旁觀者如堵。頗極一時之盛。那巴里動身後。巴黎人頗念念不忘。常道及之。數月後。惟脫接那巴里由庫連島所發之函。其文如左。

惟脫伯爵鑒。辱承寵召。僕遂買掉來巴黎。盤桓數月。幸蒙不棄。君之待僕。亦云厚矣。僕車馬勞勞。未遑圖報。負心實深。雖然。僕終非負恩之人也。有言必告。有事勿欺。謹將僕在巴黎盜馬一事。組織成章。寄上。君其勿謂僕負友。此不過小試其端。見僕之冒險。乃根於天性耳。僕今逍遙世外。遨遊四海。踪跡無常。諒亦未易被人弋獲。特聊實數言。以報君前日欸待之恩。并以盡事友不欺之義。想執事挑燈讀畢。當亦笑僕之變詐百出也。槐斯公爵。加里斯子爵。祈代致意。不另。那巴里。

惟脫讀畢後。不覺恍然共笑。走告槐斯。加里斯。既而曰。那巴里本爲吾召而來。

而懷盜術若此。斯乃吾之過也。一時巴黎之人莫不名之爲有道之盜。偵探家聞之。尤莫不爲之氣結云。

賞識在

牝牡驥

黃以外

宣統二年正月印刷
宣統二年三月發行

定價洋二角五分

編輯者 羣學社圖書發行所

印刷者 滙通印局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口
羣學社圖書發行所

發行所 外埠各大書莊

版權
所有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1 0651B

